

戈 壁

大漠的幻象里
望见帆
听见古老的海
在枯竭

来自水的石头
大海一样 冷冷地
喘息 拾起它
被淘洗的故事
双唇干涸

想忘记这里
曾是汪洋 然而
找不到岸
时常能闻到
海风

骑 士

马背望去

仿佛一切 都有

蒙古迹象

跃下马背

看上去 唯独马

有蒙古迹象

十三世纪

越不过

马背

十三世纪

跃不下

马背

冢

月牙
是风中飘逝一半的
花圈

天空
是逝者瞑目前
眼睛的颜色

风
是地下亡灵们飘扬的
长发

我们
要学会哀悼
自我

十三世纪

每一棵树上
都曾刻过
蒙古人

我为何要相认
这片不认得我的
森林

大火之后 这片森林
忘记自我
也忘记我

无法抹去你
只想在你的废墟
休息片刻 我来了

一滴水

掌心的一滴水中
生命与它的泪水
相伴而生

腾格里沙漠的
驼铃声
从一滴水中
传来

大海涌来的
波浪
在一滴水中
澎湃汹涌

一滴水
是满目的希望
一滴水
能将我容纳

握你如雪冰凉的手

生活是飘过的云
爱情是一场雨

我像幽魂一样
融进你的眼眸
你的眼将我化作泪水
向外流放

你的手
如雪冰凉
握着它
却是那么的美好
你的裙子
像云一样飘逸
你的长发
像风一样飘扬

你是我的雨和云
我是收藏已久的伞

思念是无法圆满的月亮

今晚的月亮
圆了 离我很近
今晚的月光下 斟满
每个有月无月的窗口
用思念酿制的酒
独自畅饮时
思念是无法圆满的月亮

岁月化为云朵
已飘远 抑或化作雨
飘洒过了
唯有 今晚的月亮
作为唯一的风景
离我很近
圆了

从你手心飞来的小鸟
落在小提琴的琴弦
唯恐它的羽毛颤栗

就会惊断我的琴弦
不敢举起最后的酒杯
等着鸟儿飞离时
思念是无法圆满的月亮

即使永恒
也无法圆满的
月亮

兴许坍塌的天

大风过后
我的森林开始做梦
开始遗忘
兴许要起的大火

连叶子都沉睡的森林中
为了叫醒猎枪 无奈
我画了一匹狼

将一切
寄托给迎面而来的太阳
每天想
逃向东方

走 吧

比我的诗歌更为自由的
小鸟不属于我们
从我们中间轻轻掠过的
风儿不属于我们

你将粉白色的裙子
扬成帆
我将双臂
荡成桨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
也许人们说我们
一无所有
请不要相信他们
只要相信我们自己
只要相信我是诗人
我们走吧

途中 我们
也许会被雨淋湿

无法躲避的秋雨中
我们连一件雨衣都没有
然而 亲爱的
请不要埋怨天
点燃熊熊的篝火
让你依偎在我身旁
将世界上最美好的夜晚
只给你
只给你 我心爱的人

兴许有一天
你会突然后悔哭泣
用爱的手心
心疼地揩去你脸上的泪
我会轻轻告诉你
迎面飘来的白云
是我们还未寻觅到的家园
傍晚玫红的云霞
是我们点亮的烛光
要把临近你我的冬季大雪

遗忘在心灵之外
走吧 我们去远方

我们走吧 离开这里
掠取向梧桐飞来的百灵之声
把带着花香的田野之风
 别在你粉红的围巾上
从你我的心灵取出
 将要为你心动而写的所有诗篇
走吧 我们去远方

也许人们说我们只有彼此
也许我们要去的地方很遥远
请不要在意那些
只要相信我们自己
只要相信我是诗人
我们走吧
亲爱的 我们去远方吧

爱的囚徒

没有你的允许
我将你
囚禁在心里

你是
花一样可爱的
自由囚徒
我是
被你的双眼
锁住心脏的
哨兵

我不是在守护你
我是一个失职的哨兵
花一样的囚徒
成了我供奉的神

1988年

泪 水

有时候
眼泪滴落的地方
盛开一簇白头翁

有时候 我的泪
滴落在冰面上
还是结成冰

而我永远舍不得
将揩过眼泪的手绢
阳光下晾干

额吉，我怕镰刀

冬天的大雪已离我们很近

为了收割这块田

来得过早或过晚的

手握镰刀的人们

等待我们已四年之久

额吉 我怕镰刀

怕

半个月亮一样弯弯的

看不见把手的镰刀

为了寻回遗忘和丢失的一切

明日清晨

默默路过田埂时 寄期望于

被寂静惊飞的孤鸟

将秋天所有的日夜还给我

回望永不停息飘浮的云群

我泣立很久

额吉 我怕镰刀
我怕看自己被划伤的手指

额吉 我怕镰刀

奈曼的树

奈曼的树
从车窗
弯曲而入
弯曲而出

风悄悄地
在思绪和窗外
心疼着它的树
弯曲而过

奈曼的树
在思绪和窗内
弯曲而入
却忘了弯曲而出